

佚存叢書

增
563
9





新念圖書
木村榮市君
贈此書以為
其先考紀念
維時明治三
十九年九月



周易上經傳卷第二

宋清源李中正伯謙撰

三三 乾下 坤上

泰否雖有數而保泰之功實由聖人泰卦六爻初
言拔茅彙征二言中道用人四五君相同心以下
賢三與上致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之戒而大象
復以財成輔相之功望人君後天地以成其能乾
坤而後闕十卦而後繼之以泰泰一變而為否所
謂十年成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則保泰亨
之治者可不治念亂居安思危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大者小之主常欲小者之化而天下皆君子小者大之賊常欲大者之去而天下皆小人故小者不往則大者不來君子小人無竝立之理故也先言往後言來者在內爲主也吉者福也亨者嘉之會也小往大來則天下之福而亨嘉之會自是始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天地之交也天地交泰則萬物無不通君心下逮臣心上通是上下之交也上下交則志慮無不同彖特言天地者三才之道交通則萬物不言可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陽爲健爲君子陰爲順爲小人內陽外陰是天地之泰也內健外順此一身之泰也內君子外小人此天下之泰也蓋以體言之則曰小大以氣言之則曰陰陽以卦言之則曰內外以數言之則曰消長以德言之則曰君子小人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其爲泰亨可知矣聖人深致意於往來消長

之際者蓋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君子不能無
小人亦猶陽之不能無陰也但能分別其類使君
子在內據用事之權小人在外處無用之地君子
常有以制小人而小人不得以害君子君子小人
兩得其所斯所以泰通而治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六十四卦陰陽得其正而交
者惟泰一卦則天地交泰而盡財成輔相之道者
聖人之能事也后之爲言後也聖人後天地而明

先天地之理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故於泰於復皆
言后財與裁通古文多通用天地之道或太過則
裁剽其有餘天地之宜或不及則輔相其不足所
以裁制輔相者蓋欲以左右斯民而歸之中也左
之於其左則不偏於陽右之於其右則不偏於陰
陰陽無所偏勝則斯民得以全其受中以生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拔之於山林而薦之於宗
廟然獲用者少而不用者常多故此爻以拔茅象
君子之得時而類進鄭少梅曰槁於山林者茅之

分也薦於宗廟者茅之幸也君子有潔白之德能
爲可用而不能使人必其用亦有幸不幸存焉耳
初九一陽居卦之始有君子始進之象然天下之
泰非獨力所能濟必引其類而進與之同心協力
以成泰亨之功志在外者謂三陽俱志於外以建
立事功而不復如考槃之在澗自三至五互體震
震爲萑葦有茅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
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當泰亨之時君臣上下皆以中爲用有皇極之君

必有皇極之臣以大中之道收拾天下人材而用
之苟不協極而罹咎亦皇則受之然後天下之材
無一不在乎并包兼容之內故荒穢不治者吾不
責其荒而取其肆暴馮河者吾不畏其銳而喜
其敢遠者不以疎而棄近者不以黨而私其用人
也一本乎大公之道而得尙乎中行之主尙猶言
配合也以比成致泰之功其光大也宜矣聖人於
九二之爻發明皇極用中之意蓋三陽引類而進
此君子道長之時若夫小人之有材者其可沮抑
而不用乎是雖小人之有材者亦以公心而用之

斯有以壞其植散其羣益堅其爲君子之心則泰亨之治庶可長保矣此作易者之深意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聖人保泰之心常先事而爲之慮不待已至而後圖之謹堅冰於泉寒之初懼有凶於剛長之日蓋不欲苟一日之安而常爲萬世之慮也泰之九三治之盛時也常人處此以爲安聖人覩此以爲畏故當三陽之方外已慮三陰之將復蓋天下無有平而不陂往而不復之理非艱貞其守則無以保

泰亨之功艱如周公之無逸也貞如成王之守成也如是則可以无咎而勿恤矣其孚乎此則於以享泰亨之治而有福天地際者九三居天地交際之爻故聖人於此致無往不復之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者疾飛而下之貌六四處大臣之位謙恭以下士不富者不自恃其道德之富也六五之君體帝乙歸妹之禮以下賢故能用六四之臣鄰以禮天下之賢士君臣同心不待告戒而後孚失實如

有若無實若虛之義君臣皆虛心以下賢而忘其中之所有故曰皆失實不戒以孚者出於中心之所願初又何待於戒而後孚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如帝乙歸妹以王姬而下嫁於諸侯由尊以降卑自上而下下之義也帝乙商紂之父也京房易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棄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莫不體歸妹之

禮以下賢故能保商祀六百載享泰亨之祉以獲元吉之效不幸帝乙一傳而紂不能守商家執謙下賢之禮棄賢殺諫比干剖心箕子囚奴故泰亨之治一變而爲否作易聖人於六五之爻明帝乙歸妹之義中以行願者與六二正應以皇極之道用人而行其致泰之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必否循環之理也聖人推原其致否之由坤土在上猶累土而爲城今頽於以見城復于隍之

象坤爲衆坤體將毀衆散民流勿用師之象也城復于隍則無金城湯池之可守無法度紀綱之可憑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勿用師開元承平可謂泰矣恃此不戒一旦胡雛之禍猝起而天子六軍不能受甲豈非勿用師之象乎城成而不修必圯而爲隍泰極而過中必反而爲否雖用師何益自邑告命則禮樂征伐不在天子而在大夫貞固不知變吝之道也命亂則權移於下聖人推原泰變而爲否之端皆自夫命亂者始

坤下
乾上

泰否雖有交不交之異而乾坤之體則純全而不變蓋天地有不動者存故不爲否泰所移人無不動者存故爲否泰所易聖賢能得天地之不動者斯可以一窮通而聽否泰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所以反而爲否者由用非其人以致之蓋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卦不曰否而曰否之匪人則其傷之之意可知小人得志常有不利君子之心然君子當小人將爲不利之時惟固守其正斯可以免於否蓋貞者君子所恃以處乎否者也不利

作一讀謂時有不利而君子則無往而不貞匡人
桓魋欲害孔子而孔子之聖則未嘗爲所害商紂
欲害箕子而箕子之貞則明不可息大往小來此
恃消長之常數爾君子惟貞夫一以待之而已
衆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乃數之常至於上下不交
而天下無邦安可委之於數忽人事而不修乎德
宗在奉天嘗引桑道茂之言而李泌言君相不當
言命正恐其諉之天數而忽人事而不修也天下
無邦責在君相而不在天數無邦者無綱紀文章
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否泰反其類故大小之往來陰陽之
柔剛君子小人之內外其辭反對不曰內健外順
而曰內柔外剛者內健外順以一身之泰而言內
柔外剛以小人之情狀而言聖人特借健順柔剛
以形容之爾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在內而執
其權君子在外而居無用之地小人之道安得不

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人之一身上下之氣不交非人道也況天地之氣
不交則其閉塞可知人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斯
可辟天下不可辟之禍此儉德辟難之意不可榮
以祿則以義榮可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時乎而泰則拔茅而彙征征者進也時乎而否則
拔茅而彙貞貞者正固而自守也故否泰皆以拔

茅爲喻時有否泰君子無時而不吉此聖賢所以
聽否泰也若夫小人則利於否不利於泰而君子
之貞則安有不吉哉蓋無貞固自守之節則終於
否有貞固自守之節斯可以吉其否也志在君者
貞固自守於否塞之時乃所以全其志節於事君
之日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君子處否之時能包小人而容之則小人亦承君
子而順之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則小

人在否而吉大人在否而亨矣然大人固在否而亨亦何嘗亂於小人之羣哉唐李鄴與監軍吐突承瓘互相敬憚其後承瓘非惟不中傷之且引之入相此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義及李鄴至京師恥由宦者進固稱疾不拜此不亂羣之義以此觀之君子生於否之時抑何其不幸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當否而處高位其所以爲持祿保身計者無非爲可羞可愧之行自以爲榮而不知其包藏羞愧於千萬世之下則其榮也適所以爲羞也陳子

昂作大周受命頌宋之問爲二張滌溺器當時爲之以爲榮莫甚矣由今觀之榮耶羞耶小人德不當其位與患得患失之心重顧亦何所不至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上六命亂則泰反而爲否九四有命則否反而爲泰蓋君相造命而不言命人君之命卽天之命也命出於上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之謂有命如是則舉天下之善類皆麗于祉福矣疇類也離麗也九四造命大臣與九五大德之君同心以休息天下之否則變否爲泰之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有休美之德以息天下之否此大人之所以吉深戒前日否塞之爲可憂故其亡其亡之念不容釋管仲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唐太宗謂魏徵曰公不得忘鮑叔牙之爲人也蓋人復病則死國復否則亡否初休息漸以致泰豈可不戒其所遭之否而生慢易之心乎當以其亡在念不一而足而固其根本必如桑之苞可以固頽圯之基址苞者叢生也如是而後天下國家爲可保商高

宗漢光武之中興蓋知其亡之戒唐元宗憲宗忽之以致胡雛宦者之亂休否之吉以其位正德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則泰上九否之極天運終矣人情厭矣物理窮則必反故否將傾而爲泰如決積水而傾之其勢甚順莫之能禦始也否極必求所以傾否之道則其先之否者乃所以致後日之喜也然否終則傾安有長久而不返乎此又聖人致戒之深意

☰ 離下
☷ 乾上

人道尚同而閉塞之能無否乎否之者由用匪其人而至於天地亦不交同人者由一氣之同推而至於與乾行而無間此同人所以救否塞之患也天輕清上浮而火性炎上此天火以氣同也天以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之所以與人同也天之高高在上其道猶且下濟況人之生斯世其可孤立以與人異乎乾坤而下至同人大有然後其卦具離體所以明二七之火數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道貴乎廣不貴乎狹貴乎公不貴乎私人有求而同乎我則其同也以私而不以公至於同人于野則無所不同矣故妻孥之言多以私暱廢田夫野叟之言苟有當乎理而契乎心至於終其身而不能違是同人于野亨之義也人心苟同何險阻之不濟若夫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是而異所比者雖非而同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惟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凡剛則好異柔則尙同然柔而不得中則其與人同者安知其非私六二柔得位於下而能得中以應乎乾乾天也天人之理本同然而無間能同乎人斯能同乎天矣以卦體言之乾居上三十六策變其中爻則同乎離離居下二十四策變其中爻則同乎乾是猶二人之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其心無不同也同人之理惟其無所私則有于野之亨惟其無所異則有涉川之利同人至是則其所行與天爲一矣天無心與人同而人不能異乎天同人而至是然後爲同之至文明者文德著見而

不可揜文明而以健行之則其輝光盛大日新而不已中正而應者以吾心之中正應人心之中正此所以爲君子之正謂之君子正者非徇一偏之見以爲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盡天下至正之理雖極天下志慮之不同而皆有以通之斯君子所以同乎人也後世各是之說一立自以爲是而是非之說反紛然而起亦異乎乾之行與君子正者矣同人大有卦反對同人如孔孟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下大有如舜禹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上文明之德同而所遇之時異也他卦不申言名卦之義

惟同人之象有曰同人同人曰之辭說者以同人曰三字爲衍文不知君子出而與人同其義甚大故彖特申言其義自彖曰至曰同人是一段又自同人曰至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一段如乾坤文言皆重複其辭蓋三才有不盡之蘊故聖人必申言以盡其義是知同人曰三字乃文言曰之類也不可以衍文視之又六二柔得位於下推其中正之理雖應乎天而無愧而況於人乎同人之理以其無所求於人則有于野之亨以其無所異於人則有涉川之利如此則非惟可以盡乎人之所

爲抑可以盡乎天之所爲矣乾行君天之所爲也知乾之所行本於至誠而不息則知天之所爲本於至公而不私文明以健合乾離二體而言之也中正而應合二五兩爻而言之也蓋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者寡矣能盡二者以同乎人然後爲君子之正君子之正卽天下之志也君子盡其正理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雖不求以通天下之志而亦無難通之理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光下逮火氣炎上此天火所以同也天以太陽
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與火所以同乎人也類
族辨物者物之性有不同固不强之使同君子觀
天火之同於不同之中有至同者存人睽其類而
同其欲則志通物分其形而同其生則性遂是使
人物各得其同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類族辨物乃以不同同之
故曰不同之同之謂大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一陰爲卦之主諸陽皆有求比之心初九以
陽居陽以正道而居同人之始不求同於二不强
同於五惟同人于門而已同人于門則合志同方
營道同術惟義所在是出門而與人同也如孔門
更相稱譽而天下後世未嘗議之以其道義之同
而非私也又門所以別內外入乎門則有限隔出
乎門則千萬里之所從始也初居卦始心無系應
出門而同乎人無往而不同矣夫不拘其應則無
親疎厚薄之別出門同人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又誰咎哉初動成艮艮爲門有出門同人之象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三畫之卦乾七變成離離七變成乾乾離同宗宗者本其所自出也六二中正天下之所同也上下五陽皆有求比之心二徒知應五之爲同而不知推中正以通天下之志之爲同則其所同者狹矣各有狹陋之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六二上應九五中且正也九三離體之極炎上不已欲求同乎二而不可得必欲攻五而間之故伏戎於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然五

以剛居尊而三之勢不敵二以中直相應而三之理不順雖有剛強之志猶歷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聖人謂其伏戎而不興者以其所敵者九五以剛居尊而不可攻也至於三歲不興則行將安入哉莽在下謂居上卦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下卦之上也小人多忌而好勝非特喜人之同乎已見君子之道同氣合必欲排而間之蓋不排其異已者不能使人同乎已也漢黨錮唐朋黨之禍莫不由此嗚呼極小人之情態於此爻見之離爲戈兵有戎之象自三至五凡歷三爻有三歲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遠於二猶隔九三之墉四剛而不中必欲強六二以同乎已既乘三之墉以陵二復恃已之剛以攻五而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也夫二五以中正相應而三四所欲攘而聞之於義屈矣猶以弗克攻而吉者以剛居柔既困而知反於則也則者義命之常能安於義命猶可變凶而爲吉三四劫人以同已然人心非可劫而使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不取君位君位不可以同人也同人之卦象人之涉世必與人同然人道多端其所同者皆出於私而不出於公故六爻以強人之同已與攻人之異己者象之五之應二位中而理直二五以中直相應而三四猶欲間以私能無有不平之心乎其先以正理爲所鬱抑則號咷以鳴其不平不平之極必至於用大師以與之爭及其既戰則中正者勝而非理者不勝然後克其敵已者而中直始

得以相遇勢均力敵故言相克六二離體離爲甲
胃戈兵九五乾體乾爲金大師之象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人之情有所同者必有所異同人之名立則愛惡
相攻而吉凶生六二爲卦之主上九獨遠於二而
不求以強同之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國外曰郊上
九同人于郊不拘應於九三不求同於六二是同
人于郊而可以無悔矣猶曰志未得者蓋由同人
于郊以至于野由同人于野以至於通天下然後
爲得其志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安可以通

天下之志欲其得同人之志必盡君子之正而後
可聖人於此言志未得者深有望於同人能盡君
子之正也

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者同人之反而比之變也比以一陽統五陰
而居尊故率土之君皆北面而朝大有以一陰宗
五陽而得位故繼天之明以南面而立此比之九
五所以爲顯比之君而大有六五所以爲文明之
主也然比必畜衆而後興王故先師而後比大有
必與人同而物歸故先同人而後大有蓋比者創

業用武之時而大有者繼體守文之世也比之卦
序當一六水數坎經綸於始故爲締創之君大有
卦序當二七火數離向明而治故爲守成之主也
大有元亨

大有之卦一陰居尊而有五陽其所有者大也故
曰大有大非自大也以得賢爲大也有非自有也
以衆賢皆爲我有也大有之君法天體元而已故
自元亨之外無他辭元亨者體元而亨也君道主
仁而大有體元以宅尊其有不亨乎六五以仁守
位離明當天而上下五陽皆宗之此舜禹之有天

下也陽爲大爲君子舉天下之君子皆爲所有人
君於此復何爲哉守位以仁配天地大德日生而
已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六五卽同人之六二然以謙柔之德得至
尊之位則異乎同人之得位矣居皇極之中則
異乎同人之得中矣上下應之者以柔居尊不自
有其大而天人皆應之也以剛健之德濟之以文
明故能應乎天而與時偕行守位而以仁遏惡而

揚善所以體元而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明當天之象也日暮慝作羣陰既盛
則妖禽孽狐得夜而爲之祥及天將旦清風發羣
陰伏善惡類分昭然白黑之不可欺故君子於此
奮乾之斷秉離之明惡者遏絕而使之不萌善者
顯揚而使之不蔽如舜誅濟惡之族舉濟美之賢
則惡者遏而善者信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則遏惡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
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有剛正之才當人君有賢之時然五雖得位
而與初不相應是无交於上也豈不有害聖人謂
无交之害非初九之咎也愈難進愈无咎爻辭指
大有初九言之者謂初九之才本非有害也特以
无交爲害爾故爻皆无凶悔吝之辭以是知无交
之害其害小苟合之害其害大君子知无交之害
爲不害而苟合之害爲尤害则无交之害君子不
害也况九四非妬賢之佐六五非棄賢之主豈終

以无交而不用哉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無上下之交也以孔子之聖无交之害且若此況大有初九乎然孔子何嘗以无交而枉道以徇人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以大有謙柔之君而委任乎九二剛中之臣則二之責重矣必大車以載而後可大車者乾伏坤坤爲大輿厚德以載物以是副六五委任責成之意斯可以有攸往而无咎積中不敗者惟剛足以任

重而不敗惟中足以趨時而有行苟德薄力小而欲當天下之重任則必如書之臭厥載詩之棄爾輔者矣其能厚積於中而不敗乎夫不度德而敗事與食焉而怠其事其咎則一故大車以載有攸往而後无咎是知人臣任君之事者必如是而後可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如晉侯定襄王其功足以亨于天子天子命之爲侯伯之類九三剛正之賢其功足以亨于天子而

無驕僭之心若小人則弗克當此時恃功專恣適以爲害也後世小人之有功於國者不安爲臣之小分如桓溫之邀求九錫反以取滅亡之禍小人之害也如此聖人於九三之爻所以垂戒萬世者至矣後世小人之恃功專恣者可不戒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處盛大富有之時非謙不能保之况居多懼之地乎詩言彭彭爲盛多之貌九四居四陽之首率諸陽與之俱進以剛明之才處甚盛之地可謂彭然其盛矣然太盛者臣道之所忌必匪其彭而不居其盛然後可以无咎九四居近君之位特立而無外交雖以初九之賢亦不與之應蓋大臣當秉至公以服天下不可徇私以害天下之公如是則雖以臣道處太盛之地而不見其盛正以其能匪其彭而明辨哲以示其不專也初九无交於大有之時則爲有害九四匪其彭於太盛之時斯能无咎易之趨時適變者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體謙虛之德以有天下之賢以至誠感人而

孚自交以至順接物而威自肅所以吉也夫有至
信以感發人之心志則不言而信尚簡易而徹者
其防備則不怒而威武帝委霍光以周公之事昭
烈付孔明以托孤之任至有嗣子不才君可自取
之言而二臣終不負其所托焉用防之以爲備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乾之成卦變九五而六五則爲大有然乾之上九
以亢極而有悔大有上九則自天祐之而吉無不
利蓋六五厥孚交如所謂履信也履信於上則得
乎人之助居尊用柔所謂思順也思順於上則得

乎天之助上九道尊而德貴則置之於賓師所謂
尚賢也尚賢於上則得乎賢之助所以履尊極之
位而无亢極之悔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既曰
吉又曰无不利者任賢以享天下之福則舉天下
无不蒙其利也凡易之理泰極必否益極必決惟
大有之上以謙虛尚賢而吉故象特指大有上吉
而言之或問此六五之君而繫之上九者何也蓋
五爲成卦之主而上九則要其終獲福之效也



坤上

以乾之九三變坤之六三則爲謙蓋坤本在下无

高而能降之義艮山乃伏於地之下高而能降豈
非謙乎大有以五陽宗一陰謙以五陰宗一陽人
君執柔居尊以有大物人臣以剛處卑而有大功
君臣兩盡其道此大有故受以謙也

謙亨君子有終

人能謙恭无往不亨謙恭出於中心之誠故始乎
如是終乎如是若夫小人驕矜自滿始以驕飾而
自欺終以滿假而取敗此謙亨惟君子能有終也
謙卦九三自坤而變故有終與坤六三爻辭旁通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之運也以氣爲主而其用在下用不下濟則獨
陽無陰不能成光明之德故赫赫發乎地此下濟
而光明也地之處卑以形爲主然體不執卑則以
陰于陽无以致上行之用此卑而上行也故天之
虧盈日月可見地之流變陵谷可見鬼神害福吉
凶可見人道好惡損益可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天道虧盈而益謙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變
盈而流謙也高明鬼瞰正直神與鬼神害盈而福

謙也自後人先自下人高人道惡盈而好謙也天地人鬼皆貴乎謙所謂一謙而四益也德愈謙愈尊而光身愈卑愈不可踰所以爲君子之終也又在上面謙則如堯之克遜而光被在下面謙則如夫子之不居其聖猶日月無得而踰自古君子所以有終者謙也驕盈滿假其能有終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其形甚隱寓至高於至卑之象也禹之導山自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言山勢不絕從山而渡河也此地中有山之象君子體乾之象隱己之所長於無能之地裒人之有餘以益己之不足稱量人物之親疎小大而平其所施此謙所以爲得禮之中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陰居陽謙之象也又處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之至則助者衆雖用之以濟難又吉况平易之地乎卑以自牧者致卑以防其驕吝之習自二至四互體坎初應四有涉川之象謙與中

孚卦無坎體皆以虛而有涉川之辭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居中得正積謙德於中而發見於外所謂聲無遠而弗聞行無隱而弗彰者也故曰鳴謙中心得者出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爲也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善鳴故二爻皆有鳴謙之象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爲卦之主上爲君所任下爲民所歸乃韜晦於衆柔之中退止於三陰之下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豈不有終之吉乎夫以賢

上人未有能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况功者人之所忌以功下人則人有不心悅而誠服乎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無驕吝之心雖管蔡流言不能爲之害此勞謙君子所以有終吉也坤爲衆萬民之象自二至四互體坎坎爲勞卦三居坎中故有勞謙之象君子有終與卦辭不易與坤之六三爻辭亦旁通九三自坤六三變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與麾同有揮卻之義六四上承謙虛之君下乘勞謙之臣亦難乎自處矣今以柔居柔體坤之順

上無自專之志下無忌賢之心君臣上下無不利之而四愈撝卻謙抑以將之若無所措其身焉非是事君爲容悅也非恃祿養嬌以自固特盡事上之道得下下之宜不違乎大臣之則而已坤爲柄艮爲指自下執之有撝卻之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謙虛挹損不居其聖故曰不富凡有興作皆歸功於臣鄰如文王治內治外之道旣已竝舉而歸之於先後疏附奔走禦侮之力謙冲如此而人猶不服則利用侵伐而無不利矣夫侵伐危事也而此言利用又言無不利則其不服者固無所逃矣若夫以驕矜而用之於侵伐則喪師殄民又何利之有文王伐崇祖莒皆謙之極而征不服也寧有不利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鳴於內所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也上六鳴於外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處謙之極而人不服以是而志未得則

不平而鳴宜矣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邑國者己私之象也征邑國者克己之私也與其鳴謙而不平乎物孰若以是武克而施之治己亦猶禹之伐苗而益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遂班師而敷文德自反於謙之極所以爲君子之終也

三三 坤下

記曰樂由陽起禮由陰作坤卦六四之閉塞以乾陽變之則爲和乾卦九三之重剛以坤陰變之則爲中禮樂之中和出於陰陽之變化古人以聲屬陽蓋謂是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有大而能謙必豫人惟中有所得而謙順者爲能樂此豫所以次謙也豫有豫備之義有說豫之義有猶豫之義蓋事不先定何以能說說豫者易至□□□不斷則猶豫之意生故豫之一字含三義當天下說豫之時宜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故以建侯爲利行師以征不庭故以行師爲利秦既併六國身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是不知建侯之爲備也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是不知行師之爲備也凡易五陰一陽之卦多

言行師故坤上坎下而爲師卦謙言可用行師豫言利建侯行師復言用行師比九五言王用三驅田亦師之義皆以一陽統五陰也至純坤之卦無陽以爲之統則有戰野之象古今帝王用兵其權皆出於一至春秋無義戰戰國之君麤爛其民由純陰用事而無陽以爲之主也然豫必兼建侯而言者古者天子出征以討有罪特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率諸侯之兵以征不庭建侯行師雖曰二義其實一也震上坤下有長子帥師之象卦乃爲豫而不爲師者以震爲長子出可以守社稷分土而治故有建侯之象諸侯有土地有人民社稷兵師卒業皆在其中此建侯行師之義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四一剛爲卦之主而五陰皆應之則其志行可知矣常人之情剛應而志行則易至於拂理安能成說豫之功惟九四之剛應志行必順理而動此說豫之所由致也聖人復推夫豫順以動之義雖

天地之大亦不外是而況建侯行師乎建侯以統
衆行師以禁暴自有國言之則爲甚大自天地言
之抑猶有大於此者天地以順動亙古窮今而無
所息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而未嘗有毫釐
之過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未嘗有晷刻之
差故乾之行始於坎歷艮震而左旋坤之行始於
離歷巽兌而右轉日月會于牽牛之初萬物始終
乎艮是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者然也日月不
過則分至啟閉各得其序弦望晦朔不差其度是
四時不忒者然也震東方之卦主仁坤爲衆爲順
聖人體天地順動以仁爲本順而施之故法說而
不用刑措而不犯斯民皆循理而行則刑罰清簡
而其心服矣豫之時義大矣哉者豫之順動止於
一時而推廣其理則舉天地聖人不能違故以大
矣哉贊之易凡言大矣哉皆贊美不盡之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雷出地奮所以宣布天地生物之和聖人作樂所
以象祖宗澤及生民之意古者作樂以象德故六
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此言

上帝祖考而不及地示者舉天神則地示不言可知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之作樂無非因雷聲之發收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以陰居陽處豫之時而以不正行之是不以順動也不以順動特恃九四之應拂理而行之凶可知矣初六以陰居下不待九四之唱反欲以陰唱陽自下唱上動輒逆理如此四不之應則志窮而凶不亦宜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九四一陽爲卦之主五陰皆有求應之心惟六二中正有守上不爲六三盱豫之悔下不爲初六鳴豫之凶處二爻凶悔之間不諂不瀆介然如石之不移非見幾之明者能如是乎其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由能處靜以觀動也故曰貞吉貞固以守中正之理安有不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初六與九四本有正應但其動不順理九四且不

之應況於六三不中不正本無應於四而睢盱以
視之以求其應乎盱者不正而上視之貌遲者遲
疑有待而不決之意六三不中不正求睨乎四是
以有悔既知其有悔猶遲疑而不退能無重悔乎
原其致悔之由不當其位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說豫之功皆由已
致此大有得之象也人臣忌太盛其心豈能無疑
哉當去其自疑之心總合羣材以翊戴其上盍簪
所以總髮冠所以特爲固人主之於天下猶首之
有冠冕也九四總合衆陰以戴其上故有盍簪之
象若成王幼冲天下所由以豫者周公也遠則四
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公獨以身任之不疑而成
王亦終不疑周公故能大得志而行道於天下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
未亡也

六五陰柔於上九四剛介於下貞疾之象然美疾
鳩毒不可有貞疾良藥不可無孟子曰入則無法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六五陰柔耽於逸豫有一諍
臣以貞爲疾非五之病乃五之福也蓋中者大本
也其本不亡則壽考而不喪震爲反生故曰不死
唐玄宗寧用韓休之直瘡已以肥天下貞疾不死
六之驗也及罷九齡相林甫而天寶之亂乃生於晏
安酖毒之餘則有天下國家者其可無貞疾之臣
哉豫卦六五六二不言豫者六二中正之臣常以
逸豫戒其君如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所以致說豫之功者由見幾於始所以敗說豫之

功者由昏冥於終上六陰晦處豫之極而冥豫之
習成人君養尊公卿養侯昏冥日甚恬不自覺此
風旣成則天下之亂當自是始惟知變其昏冥之
習斯可无咎苟昏冥於上而不知變何可長哉



震下
兌上

邵康節曰否將極處必成隨否上九之剛來而隨
二陰於內初六之柔往而隨二陽於外二三得初
之剛而隨以動四五得上之柔而隨以說六爻莫
不各有所隨要皆以正而吉隨以震兌成卦春爲
陽中雷始發聲秋爲陰中雷始收聲雷聲之收發

皆得乎陰陽之中君子之隨時必盡時中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大亨必利乎貞然後无咎故不盡時中之義
則不足以爲正故隨之爲義有隨乎人者有爲人
所隨者要皆不可以不正聖人隨天下之時而天
下皆說隨之堯舜隨時而揖遜湯武隨時而征伐
伊周隨時而致君孔孟隨時而設教無非時中之
義使處湯武之時而欲爲堯舜之揖遜處伊周之
時而欲爲孔孟之設教可謂之正而免於咎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否卦上九之剛來而下二三之柔則變否塞之患
爲說隨之功此所以動而必說說而必隨也夫天
下之所以隨時者隨其時之中也聖人之動無非
中故天下隨之蓋時無常是以中爲是聖人動得
其中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故時所當隨天下
莫不說隨天下人心雖不同而所以隨時則無不
同小而言之出作入息春耕秋斂大而言之質文
迭變禮樂因革無非時也聖人第因其時而動以
先之故天下莫不說隨之矣非隨聖人之時也隨

天下之時也聖人卽不免於隨天下之時天下寧有不隨聖人之時乎隨時之義大矣哉有贊美不盡之意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人皆知動之爲隨時而不知成動之終始者皆本於靜雷之於歲事也盡一歲發生之功而後養於澤養於澤者所以致來歲之用君子之行事也亦然窮一日之功業而後嚮晦入宴息嚮晦宴息所以致來日之用蓋靜而息所以養其動也其息也安則其動也利自處者厚則其及物者博此周公

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夫身者道德之宅精神者一身之本君子以道德爲己任而動息寢處者庸可失其時哉夫人之戕賊其身勞敝其精神者皆在於嚮晦入宴息之後故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嚮晦宴息身其有不安乎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之剛自否上九來下乎柔故變否塞而爲說隨是得隨時知變之義矣蓋天下之時無窮而變亦與之無窮苟昵於比己之陰拘於九四之應則

溺於私而失隨時之正夫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卦雖有三陽君子當知其所擇官主也渝變也必變其所主而不拘於九四之應出門而交則有隨時之功自二至四互體艮艮爲門出艮之門上交乎五之象也夫變其所主若非正也乃以從正而吉上交乎五似有失也然出門交有功則實不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時無常是以中爲是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六爻之間隨之者吉違之者凶以道之所存也六二有應於五當隨時之際設非其應猶當擇義以從之況欲捨九五之正應而下比於暱近之初九乎初九陽明知擇善適變故聖人與之以官有渝乃爲從正而吉六二陰晦聖人慮其不知擇義而昵比於私故以係小子失丈夫戒之蓋隨必以正苟有所係則溺於私而失其正況從正則遠邪從非則違是邪正是非無兩立之理苟係情於初九之小子則失應於九五之丈夫矣故言其弗兼與而使之知所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六二近比初九之陽而不隨九五中正之君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六三係九五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故於隨時有求而得猶必貞固以守然後其志不惑而能舍下以從上聖人於六二六三兩爻以丈夫小子互言之欲其知所擇也他卦六三不中正而凶在隨則取其性陽明能知所擇故與之以有求而得居貞而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爲隨時之主而九四有獲於下雖貞亦凶況不貞乎必推誠以交孚于五使君不我疑而我之所施爲皆在乎道以明乎己之不專然後可以免咎蓋隨有獲於義爲凶惟推誠存道以明其所獲之功皆爲君而不爲己使上下曉然知其無所私則何咎之有哉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尹告歸而陳戒于德皆明其功之不爲己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而不拘於六二之應惟有嘉德之賢斯與之交孚而無間則吉

矣位正中也如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之義位猶居也故堯舜之揖遜則有臯夔稷契之臣湯武之征伐則有伊呂周召之佐人君惟推誠以交孚于嘉德之賢而無私昵之心則隨時之功成矣但處以正中之理則得隨時之義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文王得隨時之義能以剛下柔故民心說隨之紂之失其民久矣慮文王得民心而拘之羨里然拘係之愈急而民心愛戴愈深是拘係之乃從維之也文王反用此以亨于西山岐山在西上體兌兌正西故曰西山紂之拘係文王其處上而窮可知矣

巽下
艮上

邵康節曰泰若甚時須至蠱以泰初上兩爻相易則泰變而為蠱故泰之極猶未至於否也一變而為蠱再變而為漸三變而為否矣則處泰亨之時可不豫防夫蠱壞之萌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皿之蟲為蠱穀飛為蠱女惑男風落山皆為蠱夫

皿受蟲而壞穀化蟲而飛少男爲長女所惑艮木爲巽風所撼非蠱壞之象乎然亂極則治弊極則新天下之治如環無端除亂補弊則蠱極之中有元亨之理安可坐視而不恤必涉險履危以救之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甲甲者事之始先甲三日自癸逆數而至辛辛者取其有作新之意後甲三日自乙順數而至丁丁者取其有丁寧之意况蠱爲事之壞而有事於營爲則先甲令之三日而示作新之意於先後甲令之三日而示丁寧之意於後甲屬木木主仁方有事之始而播令甲於下可不以仁爲之本乎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而柔下指卦變而言巽而止指致蠱而言元亨而天下治此飾蠱之道也利涉大川此有爲之時也先甲後甲此有爲之令也夫蠱自泰變泰之極漸反而爲否塞初九之剛往于上則變坤而爲艮上六之柔來于下則變乾而爲巽坤變爲艮則自西南而之東北變西南之平夷爲東北之險阻

此數所以入乎蹇乾變爲巽則自西北而之東南
則陽之極變而爲陰之生則向之泰通者寧不爲
日後蠱壞之端哉故曰蠱剛上而柔下此巽而止
者乃致蠱之由也夫人君巽而止則優柔不斷而
不復有爲人臣巽而止則玩歲愒日而不知有爲
天下巽而止則風俗頹靡而不能有爲此蠱壞之
形萌於泰亨之盛時駸駸日入於其中而不自知
則巽而止之一言有國有家者可不以是爲戒乎
故剛上而柔下者蠱之體巽而止者蠱之由成卦
有體致蠱有由則飾是蠱者豈無其道哉此所以
繼之以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者仁也亨者通也
君無以仁乎民則鰥寡憔悴何自而拯救上無以
通乎下則疾苦鬱抑何自而能伸當大壞極弊之
時仁政旣行下情旣通雖否猶可以爲泰况蠱壞
之後不可復治乎利涉大川往有事者將享天下
之大利其初必涉天下之大害將履天下之至安
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蠱也者乃君子有爲之時
而非無事之日也必當涉大難以求濟若處之以
無事則晏安苟且始於蠱而終於否安能有涉乎
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則不弊而

治今日之事事蠱壞由前日不事事以致之將欲
救時之弊必涉大害犯至危往而有所從事於飾
蠱之道則蔑不濟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
始天行也故蠱非創始也事至於蠱事之終也苟
飾其蠱以作新於先甲之三日而丁寧於後甲之
三日故曰終則有始夫終則有始非人爲使然蓋
天有十日運行旋轉如環無端纔至於終又始於
甲天之運行猶且如是況蠱弊之後而不知作新
丁寧之意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彭帝錫易歌曰木落風吹子又生子承父弊蠱因
名木落風吹有蠱之象飾其蠱而作新之則子有
復生之理振其民而使之作新育其德而使之成
就非大有所施爲拯救則無以變蠱壞之習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夫一洪水之變聖人所以振作其民且
如此況於俗亂離世敗壞而不有以振作涵養之
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

蠱自泰變乾爲父坤爲母今變而爲蠱以象父母
敗壞於前爲人子者必當幹其蠱弊使壞者復全
敗者復起斯可謂有子矣既有幹蠱之子則親不
陷於不義而考可以无咎然改父之道始若危厲
要其終而言之則安有不善者哉故吉夫弊者欲
修蠱者欲去以迹觀之疑若不順於父而意則承
父也書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意承考
者改前人之不善而置之於無過之地是乃厥考
之心也祭義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願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所謂孝也已彭曰蔡侯善掩前人過正謂此也
巽伏震震爲長子有子之象父往而居上子繼父
位有考之象蠱巽宮歸魂之卦有子承考之象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彭曰七子能安母氏情此幹母之善也九二以陽
應陰故言幹母之蠱陰柔之性安於無事而惡於
有爲是蠱壞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惟巽而入之以
善道則不害義不傷恩而得剛中之道矣夫貞固
足以幹事而九二不可貞者懼其剛而過也剛而
過豈幹母之道哉呂后王諸呂武后廢中宗陳平

狄仁傑未嘗面折廷爭所謂不可貞者也而安劉氏者平也復廬陵王者仁傑也非幹母不可貞之義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初六九三幹父之蠱則一然或終吉或有悔者初六巽順而承意九三過剛以責善從道而不從君從義而不從命豈能無小悔哉然不至於大咎者以迹而言始若過剛以心而言終亦何咎匡章得罪於父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爲子之道與其柔而裕父寧以剛而幹父蓋以剛幹父始雖有悔終能寘其父於無過之地以柔裕父適以增長其失而陷父於不義故戒之以往必見吝往猶言增長之也往未得者幹蠱可也增其過不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蠱不取君位君位不可蠱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謂成親子曰君子人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豈非幹父用譽之道乎蓋父有過而子有德則子之德足以顯其親舜有瞽禹有鯀其惡彰矣然舜禹以大德受命聲名洋溢乎天下而天下不罪瞽鯀之惡皆頌舜禹之德非用譽承以德之義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上九當蠱壞之極知風俗之頹靡非一日所能振起故處無位之地而高不事之心此制行矯俗如伯夷叔齊聞其風者百世爲之興起若無意於幹

蠱而實有補於風教故聖人高其節而謂其志可則五爲王四承之三爲侯二承之上九居五爻之上獨無所承故有不事王侯之象



兌下坤上

四陽五陽之卦其勢足以臨人矣而不謂之臨今二陽在下反謂之臨者剛長之勢未有艾也故有臨人之實此聖人設卦之意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之意
二陽爲臨其勢日伸大者之亨以其正也然至于八月有凶其消亦不久則有臨人之勢者其可恃

哉八月者自一陽之長至於二陰之生其數纔八月爾復言七日所以幸陽來之速臨言八月所以冀陽消之遲亦進陽退陰之意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浸而長則有臨人之勢說而順則無所拂乎人之心剛得中則人心無不應矣大者日亨以其正也足以見天之道矣然大亨以正雖天道之當然而八月有凶亦天數之不久則處臨人之時者當尙消息盈虛而不失其正則起乎數而不囿乎數而與天爲一矣蓋數雖有消長之殊而天之所以爲天亙古窮今而不泯易於臨之象言天之道深有望於臨人之君子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澤上有地者隄岸之象也隄岸所以臨乎澤高而不厚則有潰裂四出之憂厚而能容則有藏疾納汙之量君子觀象則略有盡之勢而思無窮之教晉有堯之遺風齊魯有聖賢之教化思無窮之效於此可見教思無窮則仁聲之入人也深容保民無疆則仁政之覆天下也大易不以天澤爲臨而

以地澤爲臨其義蓋取諸此教思無窮者要之於
勢位不行之日然後知君子之所以教雖八月有
凶奚患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盡正道於臨人之始既足以感動乎人心故
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其志一於行正豈不足以
盡臨人之義乎又當臨人之時而無心於感人雖
有臨人之勢處之若無其志一於行正所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四陰在上二陽在下陰盛足以勝陽而陽長亦足

以制陰而君子未嘗恃其有日伸之勢以與之角
一以無心感之所以吉无不利也无不利者非惟
君子之利而小人亦无不蒙其利小人雖未順乎
君子之命而君子未嘗有忿疾之心以此見君子
處心之仁也又初九盡至正之道以感人心九二
剛中六五相應又有以感乎君之心故爻皆曰咸
臨六五知臨之君不徧物以爲知而急親賢之爲
務九二雖見信於君不阿意以求容故事必求其
當言必獻其可而未順乎君之命所以吉而无不
利者由其從道而不從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居二陽之上知其勢浸長而以其言說
之是知憂其類之無所容也既憂之則知變矣苟
不知變則咎豈不長哉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臨之上卦三爻皆柔蓋臨人以簡不以煩以寬不
以異六四以陰居陰而得其正所以爲臨人之至
故以此臨下則一出於至厚以此處己則一出於
至正能如是則可以无咎而其位當矣六四至臨

與坤元稱至略同蓋六四坤體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此君人之道也古之聖人威
加四海而屈於其下知兼天下而聽於其臣故遠
者效其謀近者通厥聰以此臨下何知如之蓋知
者無不知而其所以無不知者不徧物以爲知而
急親賢之爲務也二陽有臨人之實德而五能任
之所以爲知臨也使其察察以爲明規規以臨下
豈大君之宜哉行中者不過乎察而行之以中也
事得其宜莫過乎中大君者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噬嗑亨利用獄

洪範入政食貨爲先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故頤中有物然後成養人之功聖人聚民莫先理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噬嗑而亨所以利用獄也飲食人之大欲欲則必爭爭則爲之平其曲直是知用獄非聖人之本心特利於噬嗑之時爾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則身得其養如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也必噬而嗑嗑而亨也卦三亨三柔自否而來初六升而爲離九五降而爲震則剛柔分布有動而明之象否泰二卦全乾坤之體故噬嗑與賁皆以分言之除惡之道以用獄爲利用獄之道以動明爲本動則有威明則有決以此用獄斯得其情蓋一於剛則無以盡其情一於柔則無以濟其決今剛柔既分以象是非曲直之旣判則動而用獄所以明有罪也雷象其動電象其明遽然而至截然而下雷電旣合天威始彰而有罪者

無所逃矣柔得中而上行者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心以仁柔爲本然柔不得中必有太過不及之失六五六二皆柔得其中然六二以柔居柔失之太過不若六五以柔居剛剛柔相濟兩得其中也聖人於兩柔中之爻特取上行者謂六五居上司用獄之事六二以柔居柔而又在下非可施之於用獄也噬嗑不取君位用獄非人君之事也特伯夷降典臯陶作士召伯聽訟之類爾古人用獄皆有哀矜不忍期于無刑之意故以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而得中剛柔相濟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噬嗑先動而後明罪未著也故不言折獄致刑豐六先明後動罪已著也故不止於明罰勅法聖人法電之明以明罰使之見而知懼法雷之動以勅法使之聞而震驚法所以垂後世故以先王言之刑所以制小人故以君子言之此噬嗑與豐之象所以異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所以受足校所以械其足履校者足之械也校

其足而至於滅趾其慘甚矣而曰无咎者制惡於初使之不行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卦以初上三爻象受刑其中四爻象用獄初九象制惡於初上九象小人之惡積罪大然小罪輕刑固宜寬宥何遽至於滅其趾乎蓋止之使不行是乃聖人所以深愛之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滅趾刑也滅鼻劓也六二柔而中正必無用刑之患失今噬膚而滅其鼻非忍也小人之強梗不率自抵于法所乘者剛有以致之也初九之剛在下而

六二乘之故有乘剛之象自二至四互體艮荀氏以艮爲鼻理或然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鳥獸全體乾之爲腊聖人未嘗以刑毒民苟罪與法均則不以毒民而廢法將以治強梗不率之屬如腊肉之難噬雖遇毒民之事猶將爲之故雖小吝而無大咎位不當者柔不得中故有小吝之辭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肺者肉之附骨至堅強難噬而又乾之猶甚於腊

肉九四一剛乃頤中有物者在訟爲難聽之訟
在獄爲難決之獄噬乾肺而得金矢象治難決之
獄而得其情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示
無私曲也不直者入其矢而使之自反則民訟禁
矣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百乃聽于朝示其不
變也不實者入其金所以懲其不信也則民獄禁
矣九四折獄而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刑者
六剛也剛也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尤當以艱貞爲利也蓋艱則有不忍用刑之意貞
則有不濫用刑之心惟利艱貞斯可獲吉未光者
用獄非盛世事未能使之無刑無訟雖利艱貞而
吉亦何光大之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六五以柔居剛用獄貴乎剛柔得中太剛則濫及
無辜不剛則縱失有罪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黃者
中也金者剛也用獄以柔爲本而以剛中濟之然
後爲得其當六二亦柔中然以柔居柔失之太過
乾肉異於腊肉剛中異於柔中柔得中而上行蓋
指六五言之貞厲无咎者貞則有不濫之意厲則

有不妄之心斯可以無用獄之而過當其情矣故曰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象惡之始故滅趾以止其行上象惡之終故滅耳以廢其聰以向也之聰而今則不明乎理矣

䷗

離下
艮上

噬嗑以刑獄禁暴賁以禮文化成禮刑之用相為表裏道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刑法既勅而復飾之以禮文以見用獄非聖人之不得已而賁飾禮文修明庶政此乃聖人之本心也卦自泰變上六之

柔來而文在下之二剛九二之剛上而文在上之

二柔故泰變而為否

賁亨小利有攸往

為治之道必以禮文賁飾然後聲明文物禮樂法度燦然具舉此致飾而亨之義也夫禮有本有文賁雖尚文之時然不以文勝本故小利有攸往多質而少文則文足以致飾不足以病本何往而不利哉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文剛則一柔不足以勝二剛本有餘而文不足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一剛不足以勝二柔故小利有攸往欲其不以文病本也觀天之文日行遲而月行速柔來而文剛故亨分日之剛上而文月之柔日月合朔會于辰舍苟陰柔太勝則日斯食之矣此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此以卦變言之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賁飾之道至於文明而止不可過也故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此合離艮之義而言之觀天之文柔來剛上日往月來則一寒一暑而四時之變化可以察觀人之文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而天下化成可以知以象言之離爲日互體坎爲月艮爲小石春秋隕石于宋五傳言隕星也邵堯夫經世書亦以石配星則艮爲星可知是知易與天地準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求之六畫中有無窮之義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日在山下晦其明而不用有文明以止之象艮屬寅寅屬木木生火而其明尙隱藏於其中君子觀賁之象則用其文以修明庶政而不敢

耀其明於折獄恐其察見淵魚而入於苛細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下卦三爻象賢者以禮義賁其身初九體文明以
止之義審仕止久速之宜時未可仕則寧舍車而
徒若非賁也而乃所以賁其趾使不由其道而進
則慶封之車美可鑑及以爲喪身之具安知夫賁
其趾之義哉燔肉不至孔子行去齊接淅而行是
舍車而徒也而賁其趾孰甚焉邵堯夫推皇極經
世數以此爻當孔子之生意或然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有文明之德居中正之位如躁進以求用則
乖文明以止之義必需上之求乎我然後與之興
起治功伊尹必三聘而後起孔明必三顧而後往
此賁其須之義須需也王輔嗣以須之爲物上附
者也如髭鬚之鬚其說謬矣傳註之誤如此者正
不少須有卓然之見然後不爲之所惑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有剛明之德確然自守其德足以潤身苟能
永貞而不變則不爲貧賤所移富貴所淫威武所
屈故終莫之陵也九三離體離爲甲冑戈兵以象

其禮義之干櫓忠信之甲冑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之君相求賢以興賁飾文明之治苟在下之賢
有潔白之德莫不求之以爲國之光華凡賁如皤
如者皆白馬翰如以求之白馬所以象其潔白之
德也翰如迅疾之象也如皎皎白馬賁然來思詩
人亦以此比其潔白之德六四與九三無應而求
之非寇也乃欲求婚媾也六四德當其位而見疑
於九三者以其無應也然易之爲義陰陽雖無應
有以近而相比六四有求賢之誠雖無應而求之
不害乎此心之公始雖見疑而終則無尤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六五之君以人文化成天下必受賁于邱園之賢
者邱園賢者所居之地也如湯幣三聘伊尹高宗
審象求說于傅巖以賁飾其國家非束帛戔戔果
何以致之彼賢者始樂於邱園而無賁然來思之
意故吝終於皤然而改以應上之聘故人君有得
賢之喜六五之吉者謂其謙虛以求賢斯有是喜

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五聲本於寂五味本於淡五色本於白白賁者推其本而言也質文之在天下隨時而迭救文之弊必救以質質之弊必救以文上九處賁飾之極而以白賁為尚者欲反本以救其弊也文不勝質末不病本斯可无咎故必白賁在上然後為得其志上猶言極也



艮上 坤下

剝者五陰消陽而剝去之觀之卦畫剝爛之象可

知剝之一字蓋有傷之之意陽氣剝去猶人之衣服雖剝而形體固存及一陽剝盡而復於下則向之剝去者復完矣剝之全卦有牀之象故爻以剝牀為言六三一陰獨應君子故不言剝牀上九一陽庇五陰於下有廬之象而陰必剝去之故不言剝牀而言剝廬剝及其廬則其禍已極而小人無所庇也

剝不利有攸往

凡易於陰長之卦皆為君子地不為小人設自三陰長於否聖人已言其不利矣今進而至於五陰

之剝陽美盡惡殫寧復有所往哉四德皆無但言不利有攸往可不謹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猶人之形體爲人所剝故曰剝剝也小人得志而陰能剝陽柔能變剛如此故不利有攸往以小人之道長也君子於此當順其勢而止之如孔子瞰亡以見陽貨絃歌以解匡人之圍觀在卦有順而止之象則可知矣故君子尚消息盈虛之數則知其消極必息盈極必虛乃天運之常亦何必強於有攸往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聖人不與陰之剝陽故大象不言之而取厚下安宅之義天下之理高以下爲基山附於地則下者厚而高者不危山譬之君也地譬之民也人君欲其居上而安則下基可不厚哉剝之大象不言剝下而言厚下蓋下可厚也不可剝也猶損之大象不言損下而言懲忿窒欲忿欲可損也下不可損也與此象略同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剝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身所安在牀牀所安在足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
是貞乃牀之幹也夫正理與天地並立小人蔑貞
是無正理也不言滅貞而言蔑貞以正理終不可
泯滅特小人蔑視之以爲天數終於剝而不復天
下將盡爲小人而無君子故自下而剝上猶牀所
以安身而欲剝其足也不知剝牀以足縱君子之
身無所安君子既去小人其能獨存乎聖人於此
不言剝君子而但言滅下下既滅則上不安其意
深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牀所以安身牀既剝則身不安智愚無不知之而
世之人君每不悟者蓋小人將以剝君子必先致
其堅白之辨以與君子爭使其說既驗則小人得
肆其欺以誣君子故重言蔑貞凶所以甚小人之
禍也未有與者六二與六五爲應上下皆陰柔而
无君子以爲之與也若夫有君子之與則其禍不
至如是之烈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五陰皆以剝陽爲心惟六三有應於上九故處剝
之中而无咎无咎者不得罪於天下也六三當小

人爲剝之時獨能失上下之四陰與上九一陽爲
應猶東漢呂強處宦者之中獨上疏言宦官之專
權所以獨免於咎失上下與未有與者異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被服者牀之膚也剝牀以及膚則切近甚矣六四
近君位但言切近災也蓋微其意以言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
也

剝不取君位君位不可剝也五陰皆有剝陽之心
然五陰一陽之卦其駢首而進亦有比陽之意爲
君子計當以女子小人待之故上九以一陽貫五
陰如柳之貫魚而以宮人寵之使小人各得其欲
而無害君子之意斯可以終无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乾位乎亥爲木果上九變則爲坤當建亥之日而
乾位於此是碩果有不食之理也夫陰之剝陽至
此盡矣疑若世無君子而小人可以肆志矣然上
九一陽雖已剝盡復於坤下猶果之碩者得土而
復生碩果者陽種也黃鐘爲陽之種子以象君子

既剝盡反得坤之輿而復安小人剝去君子乃自
剝其廬而身無所庇不知其平日受庇於君子者
多矣今君子雖已剝去小人亦終何所用哉

震下
坤上

六陰剝盡一陽復生爲萬物之種子太玄以中首
準復曰陽氣潛以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言陽
氣潛萌於黃鐘之宮而物有生位不言而信也復
之一字有失而復得之辭觀其卦名則其喜可知
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剝不言利而復言亨則喜懼之意可知冬至夜半
一陽之氣萌于黃鐘舉天地之間萬物皆有生意
一君子進則非惟君子之道長而朝廷之清明紀
綱法度之修舉皆自是始矣此復之所以亨也當
姤之消也雖五陽在上而不可以不戒至復之長
也雖一陽在下而不失其所亨蓋當其方消也五
存而不足及其既長也一用而有餘則復之一字
寧不寓其喜之之意乎出入無疾者剝極成坤則
陽入而伏坤極成復則陰出而升今一陽來復於

陰出陽入之交而以順行非羣陰之所能疾也朋來无咎者一陽雖復其氣尙微羣陰浸消其勢猶盛朋來者自一陽之來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以至於六陽之極非羣陰之所能勝也物極而必反其勢有必至陽往而必復其幾爲甚微惟能順反復之道則陰消陽長不期而自復矣是知出入者反復之期而反復者出入之道自姤之初六變而爲復之初九凡歷七爻然後陰極而陽生故曰七日臨言八月者所以冀其消之遲復言七日者所以幸其來之速陰陽之運其數十二而周故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州日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時之運至七而復其數則均陽復則萬物得以正其性正其性則天下得以遂其生利有攸往其利可勝言哉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陽來復陽剛已反其道已長動以順行是以當出入之交而無有爲之疾者六陽之朋來可保其无咎也方向之數消雖剝之猶可況於無疾乎今

數之方長雖疾之不可況於剝之乎蓋道有反復數有消長陰尚能反則陽豈不能復哉陰陽之數自一至七而必變蓋天之運行如此易於剝言不利有攸往以柔之變剛於復言利有攸往以剛之浸長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或極惡而善常存大亂之後民反易治桀紂之後有湯武周衰之時有孔孟使澆漓不返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於剝之後而有一陽來復天地之心至是始見矣一陽之氣動於地中爲生生之本此天地之心也一念之誠復於吾心爲萬善之本此在人天地之心也推而廣之陽剛之長君子之進此天地之心也則陰之剝陽豈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動之始也方動之始而未達必安靜以養之則出地而奮在天而壯矣先王於一陽始至之日閉關而不出止商旅而不行省方巡狩之禮一切不舉蓋不敢先時而動以干天地之和所以養其微而順其長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剝以一陽方出乎坤復以一陽遂入乎坤不遠復之象也天地之運一息不停聖人於此得復善之端故以為君子修身之法非心邪念既消則善端德性遂長此不遠而復何至於悔哉祇猶抵也元者本也吉者善也能不遠復則本然之善不喪君子之修身特去其不善而善者自復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故以是歎美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視初九之善猶己之善其心休休然故曰休復吉初九得乾之元於四端為仁六二下之故曰

下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以陰柔之資處躁動之極屢失屢復不能自固於操舍存亡之固可謂危矣然知震而无咎猶愈於迷而不復者雖危何咎哉昔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遇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然六三屢失屢復故雖危而无咎呂布誤而不反雖欲厲无咎其可得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處五陰之中獨能應初九之陽是中行而獨

復也初九不遠復二近之則爲下仁四應之則爲從道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初九修身則合道與仁矣六四應之是從道也剝與復反對六四一爻在剝則失上下之四陰以應君子在復則於五陰之中行以從道所以見卦有反對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也聖人全生厚之性周旋反復無往不厚斯爲厚之至也蓋有失則有悔无失亦无悔六五全生厚之性則其受中以生者不喪惟動稽諸中而不失則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六闡闡在上冥迷而不知反故曰迷復凶天災人嘗旣已竝至而用之行師要其終必有大敗上六非君位何至於以其國君凶蓋初九以一陽統衆陰雖微而在下有君之道上六處五陰之上狂於剝極成坤之餘猶有無陽之心非惟不受統於一陽且欲行師以與之戰初九不遠之復以修其身如苗民逆命則班師振旅而敷文德上六處一

卦之上既不下仁又不從道反恃坤衆悍然用行
師以與之爭抑不知陰豈有統陽之理况消長之
勢不敵乎非惟不以身免必以其國與君凶矣國
君者諸侯之象也雖至于十年天地之數既終猶
不克征以其所爲皆反君道也

三三

震下
乾上

剝爛之後而復其性性卽天之命也陽動於地之
下而爲復靜中之動性之體也震動於天之下則
爲無妄動中之動誠之用也知無妄之動以天斯
可以盡性而至於命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乾備四德而无妄亦備四德无妄者天之命也四
德雖同而此以正爲本蓋乾者天之道則無不正
无妄者人道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自遯變初九一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以卦
言之則爲外以體言之則爲乾乾天也人之一性
所謂无妄者無非渾渾乎天理天理一失則妄斯

爲主今復其性則不妄矣不妄則本然之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剛非在外也自外卦乾體而來也不然則剛自外來不幾於妄乎剛旣爲主於內則本然之天理不喪其動以天則其健也孰禦剛得其中則物無不應所以大亨者由其剛而以正也故大亨以正乃天所以命我者其或匪正是棄天之命也惡得無眚旣曰匪正有眚何所往而利哉无妄之往何之矣謂不求加乎其天也若求加乎天則妄矣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命之不祐皆自己求之也行矣哉言其不可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雷自陰中而收聲萬物與之而俱入自陽中發聲而行乎天下萬物亦與之而俱出物之一出一入視雷之一蟄一奮是雷之行物之與皆不妄也如雷之行非其時則妄行矣而物亦不與之俱奮對時育物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非惟析因夷隩之得其宜于耜舉趾之順其序雖鳥獸魚鼈昆蟲之微莫不遂其生此對時育物之義茂對者茂其德以對之而洋洋乎發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一剛爲卦之主所謂剛自外來爲主於內者也以剛居正動罔不吉何所往而不得其志故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不耕獲則無以成其美不菑畲則無以去其惡六二雖居中得正然耕獲菑畲之功不加則荒蕪之矣將以去荒蕪之患則利有攸往以從事於耕獲菑畲也苟不耕獲菑畲以耨情田開性地則天理

日混人僞日滋又何富之有

大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也而又不中見初之往而吉二攸往而利遂欲妄行以求妄得何異於行人之以妄而得牛者乎夫理之真妄難明而事之得失易見不可因其偶得偶失遂謂妄者可以倖福无妄者未必无災譬之行人得牛而邑人受災見其得遂謂之福見其失因謂之災不知行

人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也邑人所受者災而所全者无妄也直不疑償同舍之金則不疑之災止於償金而所得在於无妄君子寧不幸而受无妄之災不僥倖以得有妄之牛牛既爲行人之得則邑人之災非所自取特安之若命而已何愧焉體易至此然後爲窮理盡性六三不中不正故於此爻發明其義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人能知其不正而反於正則可貞矣四雖不正體乾之剛養而無害其所謂正者固存也故曰可貞

貞者性之固有在乎操舍存亡之間知可貞之无咎則匪正爲有咎矣由不正而反之於正則反身而誠而其本然者不喪以天理乃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人之疾或以藥石攻去邪妄而復其正或損益其有餘不足以適其平此治有妄之疾者然也若夫无妄之疾則以不治治之蓋疾以无妄而得我以有妄攻之則反害其正惟以不治治之斯可勿藥而有喜天下之理不安其天而以人爲勝之者皆妄也九五以剛健之資備中正之德聖人慮其挾

剛健之資舉天下事事物物紛更而膠擾之則適以啟妄而致疾譬人之四肢和平而寒暑燥溼偶侵之不過調和其血氣以俟其自定或者乃欲攻之以決裂所未嘗試之藥祇益其疾爾蓋无妄而遇疾則妄在疾從而藥之則妄在藥以妄治妄天理滅矣漢武帝承富庶之餘當天下廓然無事內則疾禮文之多闕外則疾夷狄之未賓自恃雄才大畧舉天下之事莫不求快吾意變法易令好大喜功窮山林而索禽獸凡以試吾之藥也而其毒滋多矣夫子有疾康子饋藥而不敢嘗深得夫無妄之藥不可試也之義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處剛健之極而應不中正之六三則人偽滋而天理喪矣如是則雖以无妄行且有眚而無攸利非无妄之行果有眚也蓋其平時所行不正及其既窮而後以无妄行則其一日之勉強未能掩其平日不正之愆也夫始以不正而有眚終以既窮而取災始而有眚其所自爲也終而有災非天災也亦其所自取也易爲性命之書正性命者乾也盡性至命者无妄也然豈特

言天之命也而於性則未嘗言蓋卦言匪正有眚
人之一性渾乎天理者皆正也安得有妄六爻之
間正則吉不正則有眚六十四卦皆窮理盡性而
无妄一卦尤括其根本以示人蓋无妄之動以天
則盡性至命矣可他求哉

☰

乾下
艮上

卦有小畜有大畜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
小畜六四以柔正而巽入於君心故君臣交孚而
引君於當道大畜六五執謙守柔以止天下之健
故聖賢相逢而合志以行道此小畜大畜之異也

大畜九三言良馬六四言童牛六五言豮豕皆所
以象其止健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三義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
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義雖不同皆以利貞爲本
人君養賢使之皆願立於朝而不食於其家將以
與之共濟其事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君有是剛健而畜之以篤實其輝光著見

泰輿易傳
猶日新而不已則其德盛矣以是盛德又尊尚剛
德之賢實之於上而謙虛以下之所以能止其健
以與之大正其國家也使賢者不食於其家則徧
得天下之賢而用之故能享天下之福而與之弘
濟乎艱難乃所以答天祐生賢之意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莫大於天而山畜之則所畜者大矣蓋天之體雖
不在山之中而天之氣何嘗不畜聚於山使天氣
不在山之中則必頃頽而崩矣安能亙古而不移
生物而不息哉以象言之自一陽子至於三陽寅
成三畫之乾艮位於寅豈非天在山中之象君子
以一心之微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卷
之不盈一握舒之能滿六合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下體乾取畜德爲義上體艮取止健爲義蓋天下
惟剛健之材爲可用而不能止其健則不足以爲
用初九剛健有可用之材使恃材而輕躁以求用
則必有危必利乎已而後免利已非不用也始涵
養蘊蓄須其材全德備而後用也蓋信而後勞其

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知其有厲而利已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輶與輻不同蓋輻所以實轂輿說輻則車敗而不可行輶所以繫軸輿說輶則俟其可行而後行雜卦曰大畜時也可進則進可止則止乃所謂時苟明乎時中之義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良馬卦備乾體多矣獨此言良馬者九三有良馬之材而遇天衢之亨其志逐逐然未嘗不一日千里然有材非難而止健爲難必知艱貞之義而後利蓋艱則難進易退貞則進必以正當自爲謀曰良馬固能行矣其於輿衛果閑習乎否則慮其有覆轍之虞苟閑習於未用之先斯利有攸往於見用之日矣上合志者九三有良馬之材而遇六上九天衢之亨所謂道同志合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能耕而角能觸大臣將以收拾天下之材不可以能抵觸而廢之必有以制其抵觸而收其用觸

者可拘以楅衡牯者楅衡之類而制抵觸之具也
童牛未角而預制其抵觸之患所以全其本然之
善故曰元吉君子能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豪傑之材其躡躅難制之氣有甚於豕之奔
突人君將以制其躡躅難制之患如豕之豮必有
以殺其勢如世俗所謂閹猪則其勢弱而牙不能
爲害所以吉也童牛之牯者制惡在乎未萌豮豕
之牙者除惡貴乎務本舉天下豪傑難制之材皆
有以去其驕蹇不馴之氣豈非天下國家之福乎

六四六五皆以謙柔而止天下之謙此象似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之賢見尊於上則賢者道泰而天衢之亨自
我而致故以天衢之亨爲已任使有厲者得以信
於上說輟者得以承其上逐逐者得以騁其材於
上此天衢之亨而道所以大行也又何如字何天
之衢如是之亨乎以聖賢相逢而其道大行也自
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大塗在乾體之上天之衢也



震下
艮上

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無反對

頤卦二陽外周四陰中虛有頤頰之象上止而下動有頤養之象頤肖離離爲龜全卦之體有龜之象龜以氣爲養不求養於人此養正之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者養也養正則吉欲知所養之正不正必自其求口實而觀之本中虛飲食自外而實之人之所養鮮不爲口實所移故觀頤必自求口實者始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頤者觀其所養也所養不在飲食而在道義自求口實者觀其口實之所自來伊尹非其道義祿以天下弗顧孟子不以萬鍾之祿餒其浩然之氣聖賢之養正者如此杜欽谷永甘附於王氏賈克成倅受畜於司馬小人之自養者如此故說理義以養心謹言語以養口節飲食以養體此養正也便嬖以養安肥甘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此自養也以養正爲先則內重而外輕以自養爲先則內輕而外重觀夫人之所輕重則其所養可知矣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極所養之大者皆不

外乎正天地以一氣之正而養萬物故萬物皆得
由其道聖人以一心之正而養乎賢故推君之治
而致之民頤之時無非養正之義大矣哉有贊美
不盡之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艮屬寅仲春雷乃發聲在艮寅之下是雷之發聲
必以其時也君子體此則時然後言不時不食蓋
言語自頤而出飲食自頤而入不知謹節則失養
正之義卦以艮震成體上止而下動有頤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

貴也

人之所養鮮不爲嗜欲所誘者故於初而致其戒
頤之全卦有龜之象龜之靈者咽息不食以元氣
爲養而不志於物以爲養故可以禦大寒去大飢
可以長生而不可死人之良貴卽龜之靈也如舍爾
之靈龜以觀我之朵頤良貴已喪矣朵頤者動口
而嚼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
也

中也養不中六二居可推之以養人反欲求養於

上九是顛頤而拂養正之經也上九艮體有邱之象六二舍在我之中正而于邱頤以求養故其征必凶蓋以不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其所求故戒以征必有凶行則失其類也如守其中正而不求養於人何凶之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二可以養人而反求養於人則顛頤而征凶六三當資人以爲養而反欲養人則拂頤而貞凶蓋六三不中不正幸而有由頤之應於上不資之爲

養而欲以其不中不正者養人豈不拂頤之經而有必然之凶乎雖至於十年天地之數一周亦不可用而無攸利其悖理傷道大矣六三拂頤如四公子養士之類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以正自養而曰顛頤何也居大臣之位制祿以養賢而復資賢以養德故曰顛頤陸希聲曰虎低首而視遠眈眈者視遠也欲逐逐者未滿也六四樂善如貪猶虎視之眈眈而其欲常未滿故以

顛頤而獲吉則上之所施下者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者養人也六五陰虛以君而求養於臣是拂頤吉之經也靜而養德則吉動而涉難則不可居猶守六也守貞而吉順以從上九賓師之教斯有以養成其德若拂經而未嘗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上九得志與民由之故曰由頤處賓師之任爲一卦之主其道甚尊而事則危知其危而不自安則

雖危而吉存我所以厚蒼生故曰大有慶頤卦初上二陽皆養人者也而初九剛正而曰觀我朵頤凶上九不正而曰由頤厲吉蓋剛正而不能養則雖貞亦凶不正而知自危則以厲而吉六五之德不足故不可涉大川上九之德有餘故利涉大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自大壯而變上六一陰下居乎初則大壯變爲大過矣大壯四陽在下有棟宇隆壯之象二陰在上有風雨漂搖之象今一陰在下有棟宇雖隆

本末已撓能拯其弱斯復壯矣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前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後人大過人之材而其衰復興必有所往而振起之則撓者亨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倍於二陰有大過之材得大過之時斯能成大過之功大禹之拯溺周公之東征皆大過其常者也夫立非常之大功非大過其常則不足以有

爲此大過所以爲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剛以過爲中不過則非中也過而中乃時中之義然剛過矣不巽而說以行之則戾於時而拂於衆是謂過矣非中也處大過之時猶治沈痾之疾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藥病而言之則謂之過自其病愈而言之則謂之中巽而說行所以成大過人之功然當大過之時則其功業大矣哉非大過之時則不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澤以養木今滅乎木大過之象也然澤雖暫滅乎

木而木有聳壑昂霄之材舟楫濟川之用非澤所能滅也君子獨立不懼則舟楫濟川者有所施遯世无悶則聳壑昂霄者無所屈進而有所為則拯天下之衰獨立不懼也退而窮居則遂在我之志遯世无悶也伊尹之相湯伐桀耕莘樂道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矣或問獨立不懼挺然有立固可以拯弱扶衰而遯世无悶則獨善其身何以成大過人之功蓋存我所以厚蒼生安家所以寧天下遯之初六往居乎上則變為大過故言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茅雖薄物而有潔白之德可陳於宗廟以藉用而祭祀初六陰柔在下寧過於謹如藉用白茅則無所失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兌為澤巽為木澤中之木楊也九二居巽之中巽東南之卦氣正枯楊生梯之時梯者木之稊也物雖枯而梯復生猶棟已橈而衰復拯九二剛過而中初六柔過而謹二者過以相與猶可以拯弱扶

衰老夫女妻非相與之時也今欲得男則過以相與而有生育之功巽伏震震爲長男可以主器得主器之男故寧過以相與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過而不中則拂衆能無太剛則折之患乎子玉剛而無禮趙旃請以車濟之類是也不可以有輔者恃材逞能進則不足成輔助之功退則不肯求輔助於人豈不反以致棟橈之凶棟折橈崩身且不免其能有輔哉

九四棟隆吉有宓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剛柔相濟而無剛過不中之患如棟已橈而復隆國旣衰而復興尤當公爾忘私以身任天下之重如有一毫之私則吝有宓猶有私也不橈乎下者毋拘於初六陰柔之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剛居尊位當大過之時下無其應乃上比於上六之陰柔何以能濟雖無大過以終其身亦無善政以復其國此无咎无譽也楊生梯則有濟川之用生華而不實安有可久之義哉九五資上六之陰

柔以成功如老婦士夫僅可醜而已豈有生育之
理乎德宗之播遷而用盧杞使顏真卿在朝廷豈
有再壞之歎初六九二過以相與僅能成功而九
五上六復不度德量力而敗之如人之復病雖獲
暫安元氣已去矣何可久哉初與二五與上本非
其應然當大過之時皆過以相與但女妻有生育
之功老婦無生育之理所以有生梯生華之異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無舟涉水是謂過涉夫深則厲淺則揭欲其量深
淺之宜也上六陰柔不量其力而過以與九五濟

國家之難何異無舟涉水哉故不量力而過涉然
以滅頂而取凶滅頂者沒其頂也凶无咎者爲身
計則愚爲國計則忠故雖凶而不可咎



棟橈之後坎難必生故以習坎次之坎者陽陷於
陰險之中也然陽動於中必出乎險非能終陷之
也故卦不名陷而名坎八卦皆無複名惟坎加一
習字以象君子習坎則出乎坎小人習坎則入乎
坎故皆以習言之坎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中有水
行乎坎險之象水之流行盈坎而進于曲萬折避

礙而通必至于海無一朝之或止水之習坎如此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天下之物習坎而有孚者莫如水潮候往來互古
窮今不失其信此有孚之象也君子體此而行乎
坎險之中當以誠信爲本守是誠信以出乎險如
水之習坎故外雖有險惟其心之亨則終有出險
之期心亨如文王拘於羑里而從容演易孔子圍
於匡而絃歌不輟象日以殺舜爲事而在牀琴而
不憂周公被流言而不失其所以聖所以終能出
險也行有尙者水之流行坎險可出心之亨通險

難可夷蓋陷於險而此心不變猶險有窮而水不
窮則必出乎險矣東坡曰所遇有險易未嘗不志
於行是維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無已
終必勝之故水至柔而能勝物者不以力爭而心
爭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坎險在前不一而止故曰重險水流乎重險而不

盈未能出乎險也然水之習坎不以重險在前而遂止行乎坎險之中如潮候之往來互古窮今未嘗失其信維心亨則在險難而不窮乃以剛中則處險難而不變行有尚則當以志於行爲尚苟能志於行而不止則往必有功有志竟成事懷安實敗名正謂此也故處險之中則必求所以出乎險在險之外則必求所以用乎險險非惟水也天以不可升爲險地以山川邱陵爲險王公不言所險者合天地以設險也名分等制以象天險金湯關塞以象地險合天地之險而用之則當用險之時而其用大矣孰能踰之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而不窮坎雖重而有極以不窮之水習有極之坎其初不能無陷而終必出乎險也常德行則夷險可以一致習教事則安危可以一心常德行如水之洊至習教事如水之習坎常德行則坎不能陷有孚維心亨也習教事則常易以知險行有尚往有功也若夫小人在險變其所守行險則騁其姦詐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之習坎求以出坎今也習坎而入于坎窞之中
其能出險乎初六陰柔不正居於下流失其出坎
之道烏得不凶出坎則有功入坎則失道初六失
道則入于坎上六失道則凶三歲象小人習坎於
始必罹咎於終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在險之中故曰有險所求僅可小得而未足
成功以其處乎險中而未出也此爻象周公遭變
成王未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來謂自下而來之謂自上而往來坎也之亦坎也
於來之坎坎之中人情之所危而行險徼倖之小
人且枕而安焉防入于坎窞之底故戒其勿用蓋
小人雖行險於坎坎之中終亦何功之有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以周公之聖當王室多難之際且不免有疑況下
於周公者乎酒所以通誠而合歡一樽之酒副之
以簋物不足而誠有餘用缶則朴素而尚質虛中

而有容用是朴素之器而納之於牖牖者開明之處也象其以是誠實之理自其心開明者而導達之則前日之乖隔不通者至是始釋然矣故始雖有難而終於无咎初焉尙疑則其志不通終焉既合則剛柔交際此爻象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然後知周公以忠獲戾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此水之志于行也九五在坎險之中象水之流而不盈祇既平而已平險而未

能出險則猶在乎險中而其功未大也象成王雖感悟而不疑周公亦僅能无咎故曰祇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六習坎至於上六則惡積不可揜罪大不可解係之以徽纆寘之于叢棘古者大司寇斷獄于棘木之下至于三歲不得其凶可知凶三歲者言其凶不過乎三歲也初六六三象管蔡陷周公以自取其凶皆有入于坎窞之象周公居東三年而罪人斯得凶三歲之象也

三
三
離下
離上

希夷龍圖傳曰乾付正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故
坎離在天爲日月在五行爲水火在人爲耳目心
腎伏羲先天之易乾南而坤北離東而坎西文王
後天之易離南而坎北震東而兌西此坎離所以
代天地之用而上經所以首乾坤終坎離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物不獨立必有所麗陰麗乎陽柔麗乎剛
不可以不正不正則流於邪必利貞而亨離爲火
其性炎上必畜以至柔牝牛者母牛也取其順中
之順以畜制夫炎上之性所謂高明柔克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日月麗乎天故能垂象而著明百穀草木麗乎土
故能根莖而華實六五之君有重明之德必麗乎
正然後可以化成天下六二之柔必麗乎中正之
君然後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或問以六居五非正
也而曰麗正者何也蓋中則無不正而正者未必
中則六五之中未始非正也至於六二本乎中正
復以柔麗乎中正則其亨可知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王有明德武王復以明德繼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是父子之明兩作也文王緝熙于光明周公以明德相之是君臣之明兩作也父子君臣皆有明德故能繼明以照四方此象周之所以興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履錯然者所履之德文質彬彬錯然而可觀然德者人所忌有是錯然之文必行之以敬斯能无咎周公之才美而無驕吝孔子之仁智而猶溫良皆所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付正性於離得坤之中畫也故在坤爲黃裳在離爲黃離黃裳者以人臣居尊位而安在下之分故曰黃裳黃離者以明德居臣位順而麗乎君故曰黃離黃屬土坤爲順故黃有順意得中道者六二文明之盛必畜以至順乃爲得其中元吉善之善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處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爲日昃之離

不安其數之當然順其時之適至不鼓缶而歌必
至大耋之年雖嗟無及矣故何可久此象周家明
德將興紂處日昃之離而不知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九四離體之陽其性炎上不能畜之以牝牛突如其
其來如犯上之分而干君之明故焚死棄如皆所
自取蓋以臣干君則何所容於天地之間此象管
蔡之禍由自致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成王初疑周公而終感悟故出涕沱若戚嗟若向
非後日之感悟其能吉乎疑心既釋然後君臣乃
以明德相附麗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又涕沱
戚嗟於離明甚盛之時齋咨涕洟於萃聚既極之
日聖人憂治世而危明主每每如此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管蔡挾武庚以撼周室故周公以王命出征而有
嘉美之功折首謂殲厥渠魁獲匪其醜謂脅從罔
治所以出征欲其免咎也故王用出征非得已也

所以正邦也

其說皆出於王用出班其與已出
其美之也世首斷繼無異也其類皆出
管蔡其宛與以難以空姑風公以王命出班而育

出班以五班也

士大夫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尉李 廌 舜舉 彙編集用

日學 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李 熙績 校正

周易上經傳卷第三

彙編集用

